



理论文库

汤普森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与阶级决定论

张亮

2009-02-11

【内容摘要】多布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再发现了马克思阶级学说中趋于被人遗忘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以多布的工作为基础,汤普森在自己的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对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进行了重要推进,最终在具体的英国语境中,确证、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基本观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关键词】汤普森;多布;阶级斗争分析

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导论》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美国学者哈维·凯伊提出了一个后来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以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为核心的阶级决定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三大集体贡献之一。(1)在相关论述中,凯伊还含蓄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尽管他所涉及到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对阶级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但最值得重视的还是莫里斯·多布和爱德华·汤普森,因为前者是它们的真正开创者,而后者则是它们的集大成者。对于多布的开创性贡献,凯伊已有颇为系统的阐述,(2)可对于汤普森在这个问题上的“集大成”贡献,他以及后来的研究者都没有充分说明过。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追溯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从多布到汤普森的发展历程,揭示汤普森在推进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深化阶级决定论方面所做的真实贡献。

一、多布与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的再发现

众所周知,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1852年3月5日致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非常清楚地指出,“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并不是他的功劳,而是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贡献,“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也就是说,在马克思自己看来,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应当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对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批判继承,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发现的“新内容”。事实上,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在对特定的阶级结构与阶级斗争形势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检验和发展这些“新内容”的。他们从来都不认为这些“新内容”是可以脱离具体的研究基础而独立存在的“教条”。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拉法格、拉布里奥拉、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以及列宁,比较完整地领会了这一学说的精神实质,在对具体的阶级斗争形势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丰富与发展。(4)不过,也必须看到的是,从第二国际时期开始,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的不良倾向就已经出现,为此,列宁特别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批评。但是,这一不良倾向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倒是在斯大林主义那里达到顶峰:在斯大林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

他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的研究指南性质,将它凝固化为可以脱离具体的分析研究而独立存在的绝对真理教条。(5) 由于苏联共产党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独特地位,斯大林主义从30年代初期以后在事实上被西欧各国共产党奉为理论正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被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标准的”、“权威的”教科书。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基础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因此趋于被人遗忘。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斯大林主义盛行的时代,始终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独立思考,以不同的方式同这种教条主义做抗争。在英国共产党内,莫里斯·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 1900 - 1976)就是一个代表。多布是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思想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奠基人。他于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在此期间成为一名活跃的社会主义者,并于1922年加入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1922 - 1924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做研究生,主攻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与理论。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他肯定自己已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1924年,他返回剑桥大学任经济学讲师直到退休。作为20年代英国共产党内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党员之一,多布在专业经济学研究之余,始终坚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于30年代早期形成了一套与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从斯大林主义全盘接受而来的教条主义迥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在1932年题为《今日之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中进行了相对系统的阐发。与当时已经基本成型的斯大林主义不同,多布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据此,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直觉”或“先验的逻辑”,强调必须通过研究历史经验形成历史认识。他这么说决不是要退回到经验主义中去,而是为了反对已经愈演愈烈的经济决定论。因为在他看来,经济决定论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将事件截然分割为“质料”与“理想型”两个部分,从而忘记了马克思早已指出的一点,即历史是由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所创造的。因此,尽管历史并不存在经济决定论所主张的那种铁的规律性,但并不是非决定的,因为历史是由各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所掌控的。现实的个人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建立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并获得关于历史的认识,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历史总体”就是历史的“实在”。(6) 从多布的上述阐发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第一,他深刻把握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内涵,强调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才能展示、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第二,他将阶级斗争确立为理解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社会关系以及历史总体的切入点。这些认识使他坚定地意识到“经济分析只有与历史发展研究结合起来才是可以理解以及能够结出果实,因此,关注当代问题的经济学家自然提出一些与历史资料有关的问题”。(7) 所以,在193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这本主要聚焦现实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后,他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力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具体地历史地解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其最终成果就是194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一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一场一直延续到80年代的热议讨论。(8) 对于汤普森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那些正处于思想形成期的年轻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而言,该书最大的启示就是它对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的再发现。

多布再发现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的过程既不困难也不神秘。事实上,当他1937年为了撰写“阶级冲突的经济基础”一文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和书信时,立刻发现了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的那个简单事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以对法国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和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相关学说的批判继承为基础的。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分析并不是任何思想家的臆造,而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自我认识的客观主张,不仅如此,它还同样适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分析:“19世纪,这个观念通过社会思想家和社会史学家试图把握的那些事实的影响,日益将自身强加到这些人的思想中去;今天,作为理解当今世界主要政治冲突、甚至观念冲突的锁钥,这个观念强力吸引了政治理论家和道德理论家的注意力。我认为,当社会史研究得到深化、当代史不断展开时,这个观念变得日益显而易见。”(9) 具体地说,多布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进行了再发现。第一,阶级斗争分析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视角。他完全赞同《共产党宣言》关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10) 肯定“至今为止的历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也就是说分裂为不同阶级的社会的历史,其中一个阶级或者几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阶级联盟构成统治阶级,并对另外一个阶级或几个阶级处于部分或完全对立之中。”(11) 第二,阶级斗争分析内在于生产方式分

析之中。恩格斯曾指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12〕多布肯定,阶级斗争必然要涉及到“特定生产方式——阶级关系的特定形式——的保存与扩张”,以及新旧生产方式的此消彼长。〔13〕第三,阶级斗争分析的重点在于阶级间的关系。作为《今日之马克思主义》时期思想成果的一个继续,多布始终强调从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来理解阶级、阶级斗争,反对把阶级理解为既定的结构或事物。

二、汤普森对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的推进

在多布再发现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之后,这一方法很快就被“小组”中的其他成员所接受,并作为其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而运用到各自的研究工作中去,形成了一批影响广泛的成果。在这个方面,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 1916 -2002)对英国农民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的研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 1912 - 2003)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的研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 1917 -)对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农民和工人的阶级斗争的研究,尤其值得称道。不过,在多布之后的“小组”成员中,对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贡献最大的还是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 - 1993)。因为正是他将该方法运用到文化领域,从而极大地推进了该方法,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表面上看,汤普森的推进工作并无什么困难可言,不过是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运用到文化这个新的领域中去而已。可实际上,在这种推进过程中,汤普森遇到了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观念的重重束缚。首先是政治斗争中心论的束缚。就像没有给阶级下过定义一样,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给阶级斗争下过定义。不过,正如列宁后来所总结、定义的那样,“什么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就是广大无权者、被压迫者反对特权者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14〕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贯思想,我们知道,一方面,他们肯定,阶级斗争的存在的普遍性决定了它的呈现形式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他们更强调指出,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最终会发展为政治斗争。“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百年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1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6〕斯大林主义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审视、理解阶级斗争,结果导致对阶级斗争的极为简单化和片面的理解: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非常态,但斯大林主义却把这种非常态当作了常态,因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历史常态中的阶级斗争及其历史作用。其次是经济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束缚。我们知道,斯大林主义是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那段著名的论述来理解作为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的,但是它对经济基础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进行了教条主义的诠释,其导致经济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具体到阶级斗争问题,就表现为:第一,教条地强调经济斗争的决定作用,否定其他形成的阶级斗争在特定情况下也能发挥客观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倾向于把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都还原为经济斗争,从而在事实上否定了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阶级斗争的客观性与独立性。最后是政治领袖中心论的束缚。政治领袖中心论是斯大林主义一种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观念。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这种观念主要表现为对人民群众自发的、非组织化的阶级斗争及其历史作用的漠视与贬低。

作为英国共产党内的历史学家,多布等“小组”成员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这些教条主义观念发生了碰撞,但最终是汤普森挺身而出彻底颠覆了这些观念的消极影响。汤普森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客观影响。按照“小组”内部实际存在的理论分工,汤普森把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由于这一阶段恰好是英国的阶级斗争从非尖锐化走向尖锐化的一个时期,因此,与主要关注过渡问题、革命问题等历史非常态的“小组”其他成员相比,汤普森对历史常态中的阶级斗争有着更为清晰完整的认识,因而对上述教条主义观念的思想束缚的体会更深刻、抗拒感也更强烈。其次是汤普森对斯大林主义进行过彻底的反思与批判。在因为匈牙利事件而退出英国共产党后,汤普森在1957年夏季《新思想者》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一文,在全面阐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同时,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系统而中肯的批判。〔17〕在“小组”成员中,只有汤普森进行了这种理论反思。最后是全新的文化观念的创立。在前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50年代末期,汤普森已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

化观念,并在1961年通过对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一书的评论首次公布于众。(18)伴随着这种新的文化观念的出现,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立性的文化领域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为汤普森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推进到文化领域提供了可能。

面对重新被发现的文化领域,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汤普森运用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其成果就是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代表的那些18、19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论著。正是在这些影响深远的论著中,汤普森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阶级斗争分析方法进行了重要推进。首先,他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遗忘阴影中解放出来,证明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立方法。斯大林主义之所以会遗忘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是因为在它看来:就像一切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都源于并且可以还原为经济斗争一样,所有其他分析方法都源于并且可以还原为生产方式分析方法。通过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阶级斗争(特别是18世纪所谓“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实证研究,汤普森证明:尽管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总根源,但是,它总是在具体的文化传统中、并且通过这种文化传统发挥作用的。换言之,阶级斗争的本质是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但它在现实性上却是具体的文化存在,因此,必须肯定和重视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相对于经济斗争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这就意味着:生产方式分析方法只是研究阶级斗争的基本方法,而不是唯一方法,在生产方式分析方法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和普遍性。其次,他恢复了马克思的本真精神,强调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的实质是总体性的关系分析方法。既然“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19)那么,阶级与阶级的斗争就更不能在实体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必须把它放置到它由以形成的社会关系总体中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确定斗争的性质、目的与作用。最后,他实现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的文化转向,树立用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研究文化问题的成功典范。在英国,最早运用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研究文化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精神导师(Dona Torr, 1883 - 1957)。(20)汤普森沿着前者开辟的方向将这一工作进行到底,最终实现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的文化转向。在他示范作用下,后来许多社会历史学家和文化研究学者都在这一领域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果。(21)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条研究原则的确立:第一,具体地而非抽象地对待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第二,充分关注文化传统对阶级斗争的影响乃至客观决定作用;第三,把普通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活动作为研究的中心;第四,注重发掘日常生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存在形式及其历史作用。

三、阶级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运用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研究英国历史,汤普森和“小组”其他成员得出了所谓的阶级决定论。这种阶级决定论归根结底不过是在具体的英国语境中,确证、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重要观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22)而在确证、重申这一点的过程中,他们特别是汤普森对如何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进行了深刻的阐发。

首先,他表明,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也是历史的、具体的。主要针对他对18世纪早中期英国“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分析与研究,安德森等人批评他拔高了文化传统的作用,忽视乃至否定了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为社会形态提供最根本的统一性是也必须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此外,它还决定各个阶级的客观地位,确定每一个阶级的成员。其结果是一个典型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过程。然而,阶级斗争本身并不是一系列因果关系中的纯粹原因,因为阶级是由生产方式构成的,而不是相反。只有在共产主义中,生产方式的这种决定作用才不能发挥作用,因为确切地讲,共产主义已经取消阶级了”。(23)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汤普森完全能够同意安德森的观点,但在具体的历史层面上,他则完全不同接受安德森的指控。因为他的18世纪早中期英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尽管当时英国的农业资产阶级即乡绅阶层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最终的胜利,从政治形式到意识形态形式,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家长制的统治”。(24)正是因为传统生产方式依旧占据着的残余性的主导地位,所以,人民群众利用“家长制的统治”所创造出来的习惯、文化传统等才会成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发挥客观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在当时曾经发挥的客观决定作用最终是由传统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所提供,而随着18世纪末传统家长制的最终解体、崩溃,(25)文化传统不仅不再具有客观决定作用,而且不断萎缩,最终被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新的工人阶级文化所取代。总之,汤普森的研究工作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在归根结底的意义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生与发展,但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总是历史的、具体的。

其次,他表明,阶级斗争是推动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巨大杠杆。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26〕基于自己的历史研究,汤普森认为,更应当“在‘杠杆’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段论述。〔27〕之所以他不赞同在动力的意义上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是因为他看到,正如斯大林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理解最终通向经济决定论,其结果就是将丰富多彩的阶级斗争还原为单纯的经济斗争,从而在事实上取消了阶级斗争。〔28〕在他看来,作为杠杆,阶级斗争的作用就是将生产方式、政治国家、文化传统、日常生活等社会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各个层次所产生的矛盾力量在社会有机体内部进行相互传导,共同推动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最终,他证明,普通人民群众是真实的历史主体,他们通过阶级斗争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在理论上,没有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否定普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然而在实践中,普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几乎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过。因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历史视角,因此,看到的总是那些杰出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普通人民群众则消失在了历史的黑夜之中。这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实际持有的会是各种不同程度的精英主义历史观。汤普森通过转换历史视角,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新审视历史,因此,他就发现了历史硬币从来没有被充分观察过的另一面。在历史的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因为他的杰出工作,60年代以后,人民史观才真正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明,并作为一种基本观念在欧美广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真正扎下根来。

说到汤普森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和阶级决定论,我们不得不提到汤普森的理论同路人、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拉尔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 1924 - 1994)。尽管密里本德和汤普森专业不同,但是他们在从理论到实践的诸多领域都保持着很高的一致性。在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这部影响广泛的具有教材性质的著作中,他以清晰、完整地阐发了他与汤普森共同分享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29〕推动了汤普森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和阶级决定论的被接受进程。在1989年的《分裂的社会: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斗争》一书中,他运用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出色的分析,〔30〕从一个有说服力的方面展现了他们共享的阶级斗争分析方法和阶级决定论的当代意义。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 E·P·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05CZX00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6〕〔8〕Har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Polity Press, 1984, pp.232 - 241, 29 - 36, 25 - 26, 41 - 67.

〔3〕〔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253页。

〔4〕丁惠宁、宋农村:《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史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八至十章。

〔5〕《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6 - 450页。

〔7〕〔11〕〔13〕Maurice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p. , 13, 13 -14.

〔9〕Maurice Dobb, “The Economic Basis of Class Conflict”, in Maurice Dobb, *O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m*,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pp. 93 - 94.

〔10〕〔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第281页。

〔12〕〔22〕〔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 205页、第685页、第685页。

〔14〕《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17〕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 *The New Reasoner*, 1 (Summer 1957), pp. 112 - 113.

〔18〕张亮:“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文化概念”,《浙江学刊》,2008年第4期。

- [19]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 [20] Dona Torr,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 [21] Dennis Dworkin, Class Struggles,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7, pp. 61 - 134.
- [23] 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Verso, 1980, p. 55.
- [24] Edward Thompson, "Eighteenth - 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 Vol.3, No. 2 (May, 1978).
- [25] 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 [27] [28]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in Edward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103, 104.
- [29] 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二、四章。
- [30] Ralph Miliband, Divided Societies: Class Struggle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larendon Press, 1989.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作者: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

上一条 谨防公选制度性蜕化
下一条 白俄罗斯两个共产党纲领(上)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